

# 西方语言哲学是语言研究的营养钵

钱冠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中婴儿的关系。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基于以下论证:从语言哲学到语言学的发展轨道,某些新的语言学发现,尤其是后语言哲学路子的形成。

**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研究;营养钵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4 - 0008 - 4

## PL as a Nutritive Bowl for Linguistic Research

Qian Guan-li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This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tie of the PL to linguistic research is that of a nutritive bowl (or feeding block) to a seedling within the bowl, and that of a cradle to a baby within the cradle. This proposition will well be vindic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demonstration of (1) the path from the PL to various linguistic subjects and to new discoveries of linguistic researches, (2) the path from the PL to the post-PL.

**Key word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research; nutritive bowl; the post-PL

### 1 引言

本文将重申和展开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语言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的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中的婴儿的关系。

西方语言哲学是发生在西方哲学 20 世纪初期至 70 年代的那一场由语言性转向带来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学的产物。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Baghramian 1999: xxx)。由分析革命而来的“西方语言哲学”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述,这些著述富有智慧、营养和启发。我们将这一丰富资源称为“营养钵”(a nutritive bowl 或 feeding block),这一营养钵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只是语言哲学的副产品。下文的每一小节的结尾处,我们将呈现每一语言学分支所沿承的哲学轨迹。

尤其是,我们将在第 3 节看到,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哲学这营养中,发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来引领新的语言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研究,既吸收分析传统的营养,又对中国当代语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 2 从语言哲学到语言学的轨道

本节探讨语言学各分支是如何从语言哲学那里发展来的。

#### 2.1 从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哲学的各种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中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何以如此, Martinich 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指称问题的确重要,因为哲学家的典型看法是: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Martinich 2001)。这个实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学家时时关注的存在(being)。看人们怎么用指称,就是看人们怎么用语言表示存在。Frege 的“论含义和指称”(Frege 1952/1999), Russell 的“摹状语”(Russell 1956), Strawson 的“论指称”(Strawson 1950)等等,都是哲学家对指称问题的关注成果。他们的工作只是表明他们的观点:“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指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弄清实在是什么,才对语言中的指称感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对名称与指示词感兴趣,因为名称、指示词与指称相关。Searle 认为,每一个专名都与一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摹状语相联系,这组摹状语

确定一个名称指示什么样的对象 (Searle 1958)。简言之,名称间接指示。Kripke论证说,名称与它们的命名物直接关联。他推断说,专名确保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辨别出相同的个体 (Kripke 1972)。Evans认为,无论是描述理论还是因果理论都回答“假定出现指称,什么东西确定什么样的对象被指称”这个问题 (Evans 1973)。

关于命题态度,哲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信念的对象是什么。信念可否用一种语言学方式表述?他们认为,“信念可以有一种语言学的表述方式”(Martinich 2001)。于是就出现了哲学家大量研究“玛丽相信/知道/认为/愿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题态度动词)”的语句。实际上,这就是:存在某个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为对象,不是哲学家想不到这个上面来)或人。这是在用语言描写存在。

围绕语句的真值与词语的意义 (truth and meaning) 这个项目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语句的真值问题有什么哲学意义呢?西方哲学家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逻辑实证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些哲学家持不同意见:语句有没有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这个语句是在做某件事,虽然它没有真假可言,却是有意义的语句。第二,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只有语句为真,哲学家才能从语言中看到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而一谈及“世界”就关上了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义学轨道。轨道1: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语词/名称/命题指称什么+指称理论+语义学基础;轨道2: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指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语义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在二值逻辑的前提下)

## 2.2 从意义理论到语用学

### 2.2.1 二值逻辑的束缚

根据二值逻辑,一个句子非真即假。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于是语言中大量没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请开门!”所有疑问句,道德判断句“你不该那样做”等等,都成了无意义的句子,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 2.2.2 Austin的哲学研究对语用学的提升

为了挣脱二值逻辑的束缚,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与“言有所为”(performatives)的划分 (Austin 1962)。前者描述事态,事态为真为假,依赖于它们是否与世界的样态相符。后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适切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的限制。后来他取消了这样的

划分,认为一切言语都是言有所为,我们说话就是在做事。Searle发展和改进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与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的关系。言语行为理论后来成为语用学家的经典话题,而Austin等哲学家的原意不过是在为没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义而寻找解释的理由。

### 2.2.3 Wittgenstein的意义使用论

Wittgenstein的“意义即使用”观点认为,句子的意义在于使用,“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Wittgenstein 1953/1999)。也就是,他将语言意义约束在语言使用的游戏中。在他看来,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 (《哲学研究》第19节)。这是当代语用学中较有影响的意义使用理论。

### 2.2.4 Grice的意义理论

Grice (1957)批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论。他认为,意义是会话双方互动的产品,不能脱离人的交际意图孤立地进行分析。说话人A必须试图使话语X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同时,听话人必须领会到说话人的这一意图。交际实际上是意图的传递与交流。显然,Grice把语言的意义与人的心智关联了起来。Grice意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的经典话题。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用学轨道: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意义的使用理论+多元划分+意义是互动的产品)+语用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冲破了二值逻辑的束缚)

比较上文提到的轨道2,才知道为何都从世界的样态出发,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语义学,另一个却是语用学。

### 2.3 从意义理论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论

Tarski为了最终地提出真(值)的语义理论 (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 (Tarski 1956),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说谎者悖论那样的语义悖论。他的智慧是,首先区分工具性语言 (a metalanguage) 与对象性语言 (an object language)。我们用工具性语言来谈论、解释和分析对象语言即被讨论的语言的特性。为了避免自我指称问题,他建议,“为真”、“为假”这两个词应该放在工具性语言里做谓语,而不是放在对象语言里作谓语 (Baghramian 1999: 42)。于是,对Tarski的T-约定:  $x$  is true iff  $p$ ,我们可以这样例示:

“Snow is white” 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

此句中,引号内为对象语言,引号外为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

工具性语言概念被钱冠连 (2003d) 扩展,而应用到对翻译的思考。他说,工具性语言是解释、分析和讨论对象

语言的语言。也就是说,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和再度解释。这是一种语言之内的解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正是一种语言之内解释关系的延伸。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一种工具性语言的扩展观。

直接关注和思考翻译问题的英美哲学家有 Quine (1960)和其学生 Davidson (1970/1975)。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Quine提议应研究最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形,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的语言的翻译”。他把翻译场景拉远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假想一个田野工作的语言学家,试图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通过对这种情形的考察,我们可以弄清楚,翻译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Davidson将“最原始的翻译”扩展为“最原始的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以包括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解释和理解。要理解某人的语言,必须依赖双方具有相同的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 Davidson,Quine所称的“信念沟通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Davidson论证,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说话人认为是真的句子,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设想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连翻译的第一步都无法迈出。既然对信念的认识来源于解释词的能力,那么,我们从一开始便必须假设存在着普遍的一致。因此,信念沟通原则便是认定某人具有某种信念心态的前提条件。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翻译论:轨道1:语义悖论 对象语言与工具性语言的区分 解释关系(同一语言之内解释) 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 翻译论(作为副产品);轨道2:翻译手册 最原始的翻译 解释(早先不知道的外语的翻译) (学习 翻译 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和条件) 翻译论(作为一种副产品)。

### 2.4 从哲学研究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轨道: Dummett的轨道:哲学的目的 思想结构的分析 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作为思想的工具) 句法(作为副产品)(Dummett 1991); Russell的轨道:传统的哲学问题 哲学句法的功用 句法(作为副产品);钱冠连的建议:句子的结构 宇宙的结构 思想的结构 语言、宇宙、思想三者的同构 语言全息论 句法(作为一种副产品)(钱冠连 2003a)。

## 3 受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启发而产生的新的语言学发现

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便是所谓的节外生新枝。下面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几个例示。

### 3.1 纯分析性考试模式危害外语教学

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相当迷信现代化考试手段(纯分析性考试,即打钩钩、画圈圈)的中国外语人,是听不进去的。我们曾经在多种场合指出:还是要整合性考试,纯分析性考试弊大于利(钱冠连 2003b)。如果我们搬出著名哲学家的话便是:“现在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压力,竞相利用新的教育技术,借助最新的科学发展来设计课程与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加害与扭曲创造能力的正常发展,因为这些方法削减了呈现在爱探索的头脑面前的这些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把行为放在一些固定的框框之内限制起来了”(Chomsky 1972, Baghramian 1999: 295)。

难道,搞掉人的创造能力就是现代教育的目标吗?

### 3.2 修辞新论

猜想: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认知活动时,必涉及修辞活动。修辞可以是一种哲学活动:(1)从寻找不同的呈现方式与不同的认知内容出发(Frege 1952, 1999):土豆(埋在土里的黄豆,比喻),洋芋(从南美洲输入的芋状植物,报告来源),洋芋就是马铃薯(像挂在马脖子下的铃,比喻);(2)从描述(摹状)事物属性与交待事物指称出发(Russell 1956):“打不倒的矮个子”(形象比喻与坚强比喻);(3)从讨论事物的非严格(非固定)指示记号出发(Kripke 1972/1980);(4)从工具性语言出发(Tarski 1956);(5)从认知相似性出发(Wittgenstein 1953/1999):这里的修辞用法的机理是:选择了一个既相似又偏离于原型的最新最巧的表达式,如“猪脑袋 形容愚蠢如猪”;(6)从寻求命题事态出发;(7)从寻求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出发:“猴子探海”:我们是在欣赏像猴子的岩石,还是在欣赏导游的语言艺术(钱冠连 2003c)?

### 3.3 后语言哲学路子

分析哲学家本来是用语言分析解决形而上学的千年老题,我国一批语言哲学博士从分析哲学的老问题中,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他们用这种节外生新枝的办法,解答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刘利民 2007),这个研究以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为框架,对先秦名家的思想命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新解释,引起了我国哲学界的充分注意。又如,《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梁瑞清 2007),该文在对不可说进行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的不可说问题其实是指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以及感觉话语的现象意义具有弱式不可说性,提出了语言地图说、感觉话语的意义三分说和经验网络假说等原创理论。又如,《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王爱华 2007),这个研究在前人从哲

学和语言学路向对明达语言 (metalinguage) 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明达语言维度观 (a dimension view of metalinguage), 并以此视角审视语言哲学里的三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话题: (1) 语言与实在的关系; (2) 语言与心智 (mind) 的关系; (3) 语言的不完备性。对每一个话题, 本文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4 结论

显然, 哲学给语言学研究提供各种极为丰富的营养, 正在一个一个地变成语言学成果。我们可以注意如下两条: 第一, 你 (哲学家) 从句法分析里得到世界的道理, 我 (语言学家) 从哲学句法分析里得到语言的道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语言习得理论 ..... 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从你那里拣到了便宜。可以预言, 还会有更多的哲学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变成语言学领域里的新源头。第二,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获得了智慧, 而这智慧使我们的语言研究视野越来越宽阔。

#### 参考文献

- 梁瑞清. 咖啡的芳香: 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 (博士论文) [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科基地, 2007.
- 刘利民. 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 钱冠连. 语言全息论 (第二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a.
- 钱冠连. 还是要整合性考试——谈纯分析性考试为何是失误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b(5).
- 钱冠连. 语言哲学修辞论: 一个猜想——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十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c(6).
- 钱冠连. 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八 [J]. 语言科学, 2003d(3).
- 王爱华. 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 (博士论文) [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科基地, 2007.
-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 B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1999.
- Chomsky, C. *Studies on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D]. Walter De Gruyter Inc., 1972.
- Davidson, D. Seman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s [A]. In D. Davidson and G. Harman (eds). *The Logic of Grammar, Encino* [C]. CA: Dickenson, 1975.
- Davidson, D.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 Dummett, M. A. E. *Frege and Other Philosopher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Evans, G. The Causal Theory of Names [J].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1973(47).
- 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 [A]. In M. 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Washington: Counterpoint, 1952/1999.
- Grice, H. P. Meaning [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66).
- 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1980.
- Martinich, A.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th ed) [C].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Quine, W. *Word and Object*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 Russell, B. From Descriptions and Incomplete Symbols [A]. In Maria Baghramian (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gic and Knowledge: Essays by Allen and Umwin; reprinted i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1956.
- Russell, B.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72.
- Searle, J. R. Proper Names [J]. *Mind*, 1958(67).
- Strawson, P. F. On Referring [A]. *Mind* [C]. 1950(59).
- Tarski, A.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 [A]. In Woodger, J. H. (ed).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53/1999.

收稿日期: 2009 - 02 - 10

【责任编辑 李洪儒】